



美国双语教育： 殖民地时期 — 2002年

王 波 等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科研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王 波 等 著

美国双语教育： 殖民地时期 — 2002年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双语教育：殖民地时期—2002年 / 王波等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7-305-18056-9

I. ①美… II. ①王… III. ①双语教学—教育史—研究—美国 IV. ①G424.1-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3433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美国双语教育：殖民地时期—2002 年
著 者 王 波 等
责任编辑 董 颖 编辑热线 025-83592655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8 字数 208 千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8056-9
定 价 38.00 元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美国双语教育的历史悠久。早在 1568 年,佛罗里达地区就有了教会为印第安儿童开办的第一所双语学校。但双语教育真正得到联邦政府的认可和资助始于 1968 年,这一年国会通过的《双语教育法》作为 1965 年《初级和中级教育法》的一个补充条款,对双语教育作了具体规定,从而确立了双语教育在美国教育界的独特地位和作用。自那之后,双语教育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焦点,也是学术界的一大热点,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丰富。

2002 年 1 月 8 日,小布什总统签署了 2001 年提出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No Child Left Behind*)。这部法令实际上是 1965 年《初级和中级教育法》的最新版本。它在双语政策领域最大的变化是,用英语语言习得代替了原先几部教育法律中的双语教育条款,保留了联邦对英语学习者的支持,但以快速掌握英语为目标。换言之,双语教育被确立为一种过渡性语言教育政策,英语学习成为最终目的。这是美国双语语言教育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向,也成为当代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的根本遵循。

《美国双语教育:殖民地时期—2002 年》是在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课题批准号:ENA010464)“美国双语教育研究及其对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发展战略的启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在回顾中美学术界对双语教育的研究之后,本书提出,美国双语教育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一基本看法。认识和研究美国双语教育,首先必须从政治角度来分析,才能把握其本质。现有的国外研究,虽然内容丰富,观点多样,资料详实,但缺乏对美国少数种族的个案研究,特别是没有从历史学、政治学角度,具体分析其双语教育政策演变的轨迹。国内学术界更是较少从历史学、政治学角度对美国双语教育作出较为系统、全面的综合

性研究,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双语教育进行语言学和教育学方面的分析与思考。因此,本研究意义重大,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美国双语教育的本质特性与发展轨迹,同时找到一些重要启示,为制订符合中国国情的双语教育政策提供参考。

本书比较全面系统地考察了美国双语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特别对美国一些有代表性的少数种族,如印第安人的双语教育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双语教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美国双语教育的问题与根源。

从美国双语教育的历史实践至少可以得出三条对我们国家制订和发展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启示:保护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必须妥善处理大小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选择恰当的双语教育模式,是保证双语教育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之一;与时俱进的教育立法是保证双语教育取得根本性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本研究成果于 2006 年完成并结项。其中,库宗波、周静、王晔、李峰等老师参与了部分研究,撰写了导言及第一、二、三章部分内容,其余部分由我完成,同时我从总体上对课题进行了文字、内容、资料和格式的修改。考虑到美国双语教育政策从 2002 年发生重大转向以来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此次正式出版,只是对 2006 年完成的课题研究成果作了少量修订,并未对课题内容和结构做大幅度改动,特此说明。不当之处,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2016 年夏天,我利用暑假在新疆作了十多天的短暂调研,有幸和我的师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院副院长田卫疆研究员在一起进行了三天的深度交流,加深了对美国双语教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也加深了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加强双语教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感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领导和科研管理部门的同志,为本书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王 波

2016 年 12 月 30 日

目 录

序.....	1
导 言.....	1
第一节 双语教育的定义和美国双语教育.....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6
第三节 理论框架、研究范围和研究意义.....	29
第四节 参考资料说明	30
第一章 美国双语教育的历史演变	32
第一节 双语教育的自由发展时期	33
第二节 双语教育的受限时期	37
第三节 1968 年以来的双语教育	44
第二章 美国印第安双语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52
第一节 美国印第安双语教育的历史	54
第二节 印第安双语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79
第三节 印第安双语教育的发展特征	94
第三章 西裔美国人的双语教育.....	105
第一节 西裔美国人的历史与现状.....	105

第二节 西裔美国人的双语教育史·····	119
第三节 西裔美国人双语教育的争议·····	136
第四节 加州 227 号提案——焦点中的焦点·····	143
第四章 客观认识当代美国双语教育·····	150
第一节 美国双语教育遇到的主要问题·····	150
第二节 客观认识当代美国双语教育的本质与问题根源 ·····	155
结 语 ·····	165
附 录·····	178
附录一 美国双语教育立法及相关事件年表·····	178
附录二 对美国语言少数种族学生产生影响的联邦与州法律 政策年表·····	190
附录三 美国教育管理体系组织结构表(中英文)·····	196
附录四 美国联邦教育部简介·····	198
附录五 中国教育及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法律文件汇编 ·····	206
参考文献·····	236

导 言

第一节 双语教育的定义和美国双语教育

双语教育,顾名思义,就是“使用两种语言进行教学的一种教育体制”^①。理解双语教育要区分把第二语言作为教学媒介和第二语言教学。“当语言自身被当作一门学科课程来教学,进而演变成成为教学其他学科课程的媒介时”,就可以恰当地使用“双语教育”这个术语。^②换言之,在双语教育中,第二语言属于教学媒介或媒体。因此,双语教育可以“限定为在某个时候,同时或先后有计划地使用至少两种语言进行教学活动的学校教育系统”,但不包括把第二外语作为一门科目的课程模式,大多数双语教育课程属于以下三种类型中的一种,“同时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体;先是用第一语言作为教学媒体,等到学生能够用第二语言进行学习时,便换用第二语言作为教学媒体;大部分教学活动是通过第二语言进行的,第一语言是后来进入课程的,它先是一个学习的科目,后来再作为教学媒体”。^③

综上所述,双语教育可简单定义为,在使用母语进行教学的同时,用第二语言进行教学,教授其他学科课程的一种教育模式。

一般来说,双语教育可分为为社会主体民族(在美国,指以英

① 董艳:《浅析世界双语教育类型》,《民族教育研究》,1998年第2期,第41页。

② 王莉颖:《双语教育的本质与目的探析》,《教育科学》,2002年12月,第34页。

③ 余强:《双语教育的心理学基础》,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语为母语的白人主流社会,在中国指以汉语为母语的汉族)儿童设计的双语教育和为少数民族(在美国,指那些母语为非英语的少数种族;在中国,指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儿童设计的双语教育。有学者把前者称之为广义的双语教育,后者称为狭义的双语教育。^①

关于双语教育的具体类型,众说纷纭,五花八门。一般情况下,按照两种语言的使用范围、程度或目标对双语教育进行分类。如有的学者以语用为基础进行分类,比如在时空分布上把双语教育分为家庭、学校、环境和国家的双语教育。有的学者则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类。如通过对双语教育的强度、目标和地位三个变量进行讨论,按强度分为过渡性双语、单文双语、部分双文双语和完全双文双语等,按目标这一变量又分为补偿性双语教育、丰富性双语教育和保护性双语教育等。这三组变量相互结合,形成了双语教育的多种类型。^② 有的学者根据双语教育的目标把双语教育分为七大类:过渡性双语教育、保持性双语教育、二元语言双语教育、浸没(淹没)双语教育、隔离主义教育、分离主义教育、外语教学式的主流双语教育、语言与文化的双语教育、双方言教育。^③ 有的则把双语教育分为“弱式”(weak forms)与“强式”(strong forms),前者基于同化主义思想,目的是促使少数民族语言向多数民族语言迁移;后者指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用两种语言,目的是为了极大提高接受双语儿童的双语能力与双文化能力。^④

美国学者对双语教育的类型看法不一。有的学者把双语教育分为四种模式。^⑤ 分别是:1. 沉浸式英语教学(English Immersion)。

① 董艳:《浅析世界双语教育类型》,《民族教育研究》,1998年第2期,第41页。

② 余强:《双语教育的心理学基础》,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199页。

③ 董艳:《浅析世界双语教育类型》,《民族教育研究》,1998年第2期,第41-46页。

④ 王莉颖:《双语教育的本质与目的探析》,《教育科学》,2002年12月,第34页。

⑤ Melissa McCabe, "Bilingual Education," <http://www.edweek.org/context/topics/issuespage.cfm?id=8>.

教学过程完全用英语进行,教师通过极其简单化的英语授课,让学生学习英语和其他科目。2.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虽然它的授课模式与沉浸式英语教学相一致,但又利用学生的母语来帮助学生学习。这一方式的典型做法是,课堂由不同母语的学生组成,且英语都不流利。他们一天中可能只学习一段时间,集中全部精力学英语,或整天都在集中学习英语和其他科目。3. 过渡性双语教育(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某些科目的教学用学生的母语进行,但一天中的某段时间用于发展学生的英语技能,课堂由同一母语的学生组成。4. 双重双语教育(Two-way bilingual education)。同一课堂的教学用两种语言进行,目标是让学生对两种语言都非常熟练。教师一般进行集体授课,每位教师负责用其中的一种语言授课。这一方法也被称为双重沉浸式双语或双文双语教育(Dual-immersion or Dual-language)。

有的美国学者把双语教育分为三种模式:保持性双语教育(Maintenance Bilingual Education, MBE)、过渡性双语教育(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 TBE)和沉浸式双语教育(Immersion Bilingual Education, IBE)。保持性双语教育,顾名思义,主要是用来保持或维持学生使用母语说话、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同时学习英语。过渡性双语教育是美国主要的双语教育模式。开始时使用学生的母语授课,教学过程中伴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过渡性双语的目的是尽快让学生转入只用英语授课的班级。一般认为,过渡性双语教育的理想期限是二到三年。^① 沉浸式双语教育主要针对母语是英语的学生,学生希望学习另一种语言,于是在他们接受母语教育之前先把他们放置在其他语言的授课环境中学习。

^① Ellen Bialystok, *Bilingualism in Development: Language, Literacy & Cogn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36.

美国英语政治行动委员会(English Language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简称 ELPAC)认为,双语教育主要包括两种模式:1. 几乎不用英语,完全用孩子的母语进行教学,以此保护少数种族的本族语言与文化(即所谓的“本族语教育”,native language instruction);2. 大量运用英语作为辅助教学语言,帮助孩子迅速进入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主流课堂(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即 ESL)。^①

综上所述,人们对双语教育的定义并没有太多认识上的差异,但由于实施对象复杂,各国历史与文化背景不一,以及对双语教育作为一种语言教育模式认识的差异,对于双语教育的类型,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本书作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美国双语教育研究及其对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发展战略的启示”的研究成果,研究的对象是母语为非英语的美国少数民族儿童的双语教育。因此,本书主要是双语教育的狭义研究。本书希望通过对美国双语教育的研究,进一步认识美国实行双语教育的本质和经验教训,从中找到一些对我们国家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发展的启示。一些与双语教育关系密切的语言问题,如“双语教育的语言理论基础”、“双语教育对语言学习的利弊”、“双语教育最佳的模式”、“双语教育的起步时间和周期”等相关研究课题,我们不在本书具体讨论。

美国双语教育是用英语和少数种族的母语进行教学,包括英语学习和母语学习,通过在课堂上不同程度地教授及使用英语和母语,使少数种族学生最终融入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主流课堂,最终让英语成为类似于母语那样在教学中使用的语言,同时通过双语教育保留了少数种族的母语和母语文化。在起步或初级阶段,英语作为辅助语言,是第二语言。当学生的英语达到一定熟练程度后,英语成为主要课堂用语。双语教育的最终目的是熟练使用

① http://www.workings.com/LIA_BE.htm.

英语,借助英语学习各门课程,通过一段时间的过渡,让学生逐渐熟悉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主流课堂,同时又兼顾少数民族学习母语的语言要求以及了解本族文化的愿望,保留了一定的母语和母语文化教育。

英语作为少数民族的第二语言(L2)^①,它的教学研究和运用与美国双语教育密切相关,因为 L2 的研究成果要被运用于教学实践。因此,我们倾向于比较宽泛地认识美国双语教育研究,第二语言研究属于双语研究范畴,是双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语言研究的成果要运用于双语教育。但由于教学对象的特殊性,美国双语教育与一般意义上的 L2 教学有交叉但又极其不同。因为,美国双语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让第二语言(英语)成为类似于母语的语言。而且,它不是单一的第二语言学习,它运用第二语言学

① 对如何学习第二语言(L2)的研究,我们现在更习惯称之为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学习者习得和使用第二语言的研究”(见王立非:《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现状与实证》,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研究者“经常用学习者的特性或特征来解释教育的结果,对第二外语习得的研究经常将学习者的特征作为关注的核心”(Kelleen Toohey, *Learning English at School: Identity, Social Relations and Classroom Practice*, Clevedon, Buffalo, Toronto, Sydney: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0, p. 5.)。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二语习得研究的开端是1967年科德(S. P. Corder)发表的《学习者错误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和1972年塞林克(L. Selinker)发表的“中介语”(Inter-language)两篇论文(见王立非:《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现状与实证》,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从那之后,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第二语言习得认为,人先天具备的语言认知机制以及语言习得规律在外语课上同在其他语言习得形式中一样起决定性作用。由此又产生了第二语言习得和外语课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成果在外语课上的实际应用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既有个案研究和实证分析,又有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内容的理论探讨,研究成果极其丰富,每年都有大量文献和研究成果面世。从语言学角度对 L2 的研究重点经历了从社会语言学到心理语言学的转变。这些丰富的二语研究成果影响到双语教育模式的发展。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双语,尤其是诸如两种语言的学习是否对智力发展不利以及母语学习如何促进第二语言学习这类问题,人们非常关注。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和看法,特别是决策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直接影响到实际中采取什么类型的双语教育模式。

习其他科目,并且同样重视对母语和母语文化的保护和学习,母语学习和第二语言学习同步进行,不是单一的外语课程。此外,美国双语教育的时间与一般意义上的 L2 学习也不一样。它一般从儿童入学就开始,甚至从幼儿园就已起步。而 L2 一般只是作为一门外语课程实施,它可以根据需要在不同时段进行。因此,美国双语教育既有一般的 L2 特征(考虑到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在学习英语过程中可以借助 L2 的一些语言理论支持,但与 L2 又有着本质区别(学习和使用英语的目的完全不同)。教学对象的复杂化更是使该项研究超越了单纯语言学意义上的 L2 问题,因为它无法单纯从语言角度来认识。相反,它成为一项非常复杂的语言教育政策,它的制订尤其必须综合考虑少数种族历史传统、民族心理、文化积淀、政治环境、社会现状、教育政策等语言学范畴以外的各类因素。作为一项语言政策研究,它除了要探讨语言学习和教育的内在规律,更要考察语言政策制订过程中各种复杂的外在因素,它的研究必须放置在美国多元文化政治环境这一背景下进行剖析和认识。

总而言之,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双语教育对于美国少数种族来说是必需的,而且利大于弊。因此,本研究将更多关注语言之外的问题,尤其是从政治和历史的视角,把它作为一项语言政策来分析研究,即分析、认识影响双语教育发展的各种非语言因素,探讨美国如何实行一项特殊的语言教育政策,以适应美国种族关系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在保护少数种族语言与文化的同时,更好地塑造、发展、调和不同种族的关系,尤其是通过语言学习帮助少数种族适应美国主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要求,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美学者对美国双语教育都做了大量研究,但专门研究美国

双语教育的成果,无论是在质量和数量上,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都无法相比。现有研究各有侧重,对我们当前的研究有一定的启迪。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双语教育真正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认可和资助始于1968年,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双语教育法》作为1965年《初级和中级教育法》的一个补充条款,对双语教育作了具体规定,从而确立了双语教育在美国教育界的独特地位。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双语教育进行了有益探讨。

1. 语言角度的研究

从语言角度研究双语的成果很丰富,理论看法比较多样。需要说明的是,其中大量的研究包括与双语密切相关的第二语言学习研究。

帕迪利亚和林霍尔姆(1984)^①从语言测试角度出发,对那些认为让学生同时接受两种语言授课会对其智力发展不利的论点提出了质疑。他们仔细研究了提出这种观点的报告,结果发现接受单一语言授课而且在标准化智力测试中又明显胜人一筹的小组,其成员母语几乎无一例外是社会语言学意义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占据主导地位的具体含义是指该语言享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同时在所挑选的学生生活的社区里被人们用于日常人际交往。通过进一步研究,他们发现,在这些报告所应用的个案中的大部分双语学生,无论他们对占主导地位的语言熟练程度如何,都因社会底层的出身以及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深受其害。在考察了这些研究引以为据的测试的自身弊端后,帕迪利亚和林霍尔姆又援引并

^① Amado M. Padilla & Kathryn J. Lindholm, "Child Bilingualism: the Same Issue Revisited," *Chicano Psychology*. 2nd ed. Ed. J. L. Martinez, J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4, pp. 395-405.

分析了贝恩^①对双语和单语环境下学生成绩的跟踪测试报告,据此推定,双语环境下学生成绩不如单语环境下学生明显这一论断缺乏有效的科学依据。

哈利(1986)分析了年龄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② 苏珊等人(1989)研究了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心理语言学问题。^③ 尤波(1989)挑战了儿童在习得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过程中没有任何困难的假设。通过对一些亚裔移民孩子的个案研究,他发现,即便这些学生已在美国生活 10 多年,完成了中学教育,并进入了大学,他们的语音还是无法达到母语是英语的学生的水平。他们的语言问题和那些在青春期后开始学习英语的人的语言问题是一样的。^④

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心理语言学专家哈库塔(1990)针对双语教育,提出了个体双语与社会双语这对概念,指出美国属于后者。在深入研究乔姆斯基的形式认知理论^⑤及拉博夫(W. Labov)的社会语言学^⑥论点后,他认为双语学生的“社会和认知能力因其多语经历而得到丰富和扩大(而不是像某些人所宣称的那样受到损害)”。他指出,双语项目中的学生会因为这一远见而受

① Bruce Bain,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Piaget and Vygotsky: bilingual consideration," *Linguistics* 160, September, 1975.

② Birgit Harley, *Ag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86.

③ Gass Susan, Carolyn Madden, Dennis Preston and Larry Selinker (eds), *Vari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Volume II: Psycholinguistic Issues*. Clevedon,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89.

④ Georgette Ioup, "Immigrant children who have failed to acquire native English," *Vari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Volume II: Psycholinguistic Issues*. Eds. Gass Susan, Carolyn Madden, Dennis Preston and Larry Selinker. Clevedon,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89, pp. 161-162.

⑤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心理语言学以认知心理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为基础。

⑥ 以拉博夫为代表的美国社会语言学派,研究不同社会集团的语言特点,探讨语言差异与社会阶层、说话风格、说话人的主观态度等一系列社会参数之间的关系。威雨村:《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益,他呼吁学者和教育界人士“担负起这一责任,为充分发掘学生的潜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①

纳吉、麦克卢尔和米尔(1998)研究了“西班牙语—英语”双语学生的基本语言句法知识对他们在英语语境中如何猜测新单词的影响。他们比较了两种错误:传递错误(Transfer Error,即与西班牙语句法一致但和英语不一致的答案)和那些不可传递错误(Nontransfer Error,即与西语和英语句法都不一致的答案)。他们发现,不可传递错误对两种语言的熟练阅读能力有正面影响,可传递性错误则对西语的熟练阅读能力产生正面影响,但与英语的熟练阅读能力毫无联系。母语的句法知识影响在第二外语语境中对陌生词汇的猜测。这种影响存在于那些不同程度接触过英语的双语学生中间。^②

卡莱尔、比曼、戴维斯和斯法瑞姆(1999)通过研究正在成为双语但英语阅读能力在平均线以下的西裔小学生的元语言学能力,指出母语和第二外语的词汇和音位意识独立地对英语阅读理解能力发挥作用。结果显示,对于那些处于双语初级阶段、只有有限母语发展的孩子来说,因为在词汇水平上的母语、第二外语以及元语言发展对于第二外语的阅读能力有影响而应该成为教育优先考虑的领域。^③

① Kenji Hakuta, “Bilingualism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A Research Perspective,” *NCBE FOCUS*, Number 1, Spring, 1990. <http://www.ncela.gwu.edu/ncbepubs/focus/focus1.htm>.

② William E. Nagy, Erica F. McClure and Montserrat Mir, “Linguistic transfer and the use of context by Spanish-English bilinguals,”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Cambridge), 18, 4 (1997), pp. 431 - 452, 转引自 *Language Teaching: The International Abstracting Journal for Language Teachers and Applied Linguists*, Vol. 31, No. 4, October 1998, p. 254.

③ Joanne F. Carlisle, Margaret Beeman, Lyle Hull Davis and Galila Spharim, “Relationship of metalinguistic capabilities and reading achievement for children who are becoming bilingual,”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Cambridge, UK), 20, 4 (1999), pp. 459 - 478, 转引自 *Language Teaching: The International Abstracting Journal for Language Teachers and Applied Linguists*, Vol. 33, No. 4, 2000, p. 257.

霍恩伯格和斯基尔当-西尔韦斯特提出了一个在不同语言背景下把研究、教学和语言计划置于一个连续统一体的双语模式(the Continua Model of Biliteracy)。^① 布雷德(1999)主要研究了第二语言句法(Syntax)习得,认为不同的方法“经常没有多少明显区别”^②。她“试图把所有方法结合在一起,找到一种更连贯和有用的方法”。^③ 麦克斯旺(2001)研究了在同时使用双语的情形下,大脑如何描述两种语言。他认为双语者所说语言有不同的词典,各自有自己的构词原则和不同的音位系统。^④ 尼科尔斯和科隆(2000)研究了学过西班牙语科目的双语拉裔高中生在学校和工作中如何表现很强的补充运用两种语言的意识。^⑤

恩古因、夏因和克拉申(2001)针对移民依赖母语和母语文化、抵制第二语言和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错误常识,研究了加州 588 名越南裔美国中小学生。研究表明,虽然这些学生希望保留母语和母语文化,但没有证据表明,母语的发展对第二语言习得

① Nancy H. Hornberger, Ellen Skilton-Sylvester, “Revisiting the continua of biliteracy: international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Language and Education* (Clevedon, UK), 14, 2 (2000), pp. 96 - 122, 转引自 *Language Teaching: The International Abstracting Journal for Language Teachers and Applied Linguists*, Vol. 34, No. 1, 2001, p. 65.

② Susan M. Braid, *The Acquisition of Second-Language Syntax*. London, New York, Sydney, Auckland: Arnol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9, p. 14.

③ Ibid., p. 17.

④ Jeff MacSwan,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bilingual language faculty: evidence from intrasentential code switching,”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UK), 3, 1 (2000), pp. 37 - 54, 转引自 *Language Teaching: The International Abstracting Journal for Language Teachers and Applied Linguists*, Vol. 34, No. 1, 2001, p. 66.

⑤ Patricia C. Nichols & Manuel Colón, “Spanish literacy and the academic success of Latino high school students: codeswitching as a classroom resources,”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New York, USA), 33, 5 (2000), pp. 498 - 511, 转引自 *Language Teaching: The International Abstracting Journal for Language Teachers and Applied Linguists*, Vol. 34, No. 3, 2001, p. 203.